

# 笑古·笑今·容天·容地

## 吳延環 瀟灑走一生

● 范廷松

### 奮鬥樂觀執善固執

吳延環先生忽然於去年（一九九八年）二月九日，因罹患肺癌病逝於台北市立忠孝醫院，噩耗傳到美國，令我大為吃驚，也非常悲痛。

計算時間，大約是他病逝兩週前，還以一封自製的新年賀卡，向我拜農曆新年，使我於僑居美國心情不免寂寞的春節期間，倍感溫馨，現在細讀他在賀卡上自撰的下列新年賀詞，真是感慨萬千。

過新年，過新年，過了新年樂陶然！  
五育並進，六親平安，四海寧靜，八表同歡。  
自強不息，奮鬥樂觀，大同世界，就在眼前。

自強不息，奮鬥樂觀，大同世界，就在眼前。

在眼前。

根據我的了解，「自強不息，奮鬥樂觀」，正是他一生的寫照。

我敢相信，他雖然活了九十歲，不算短命，但一定毫無死亡的心理準備，因為他不只一次的對我表示，他天天早泳，身體健康，有許多事情要做，他應該可以活到一百多歲，想不到肺癌找上了他，他一定死不瞑目。

吳先生河北省宛平縣人，政大四期畢業。對日抗戰期間，他深入淪陷區從事地下抗日工作，憑膽識機智，履險如夷，曾引導無數青年，到大後方讀書，或參加抗日活動。抗戰勝利後，歷任河北省黨部書記長、河北省政府委員、制憲國大代表。

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，民國七十九年（一九九〇）四月

六日自動退職，後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，直至去世。

吳先生生前被大家公認為是一位典型又具有書卷氣的忠黨愛國人物，也是一位近代提倡與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，他之所以能夠獲此佳評，與他在私生活上種種特立獨行執善固執的性格與作為，有很大關係。筆者是他後期的政大校友，又追隨他早泳近三十年之久，與他接觸較多，現在願就記憶所及，提出下列幾點他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敬請讀者指教。

### 一 襲長衫行走天下

一襲長衫，行走天下，是吳先生的金字招牌。

近五十年來，台灣有三位「國寶」級

的著名長者，愛穿長衫。一位是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，一位是攝影大師郎靜山先生，另一位就是吳延環先生。張大千與郎靜山先生，都是藝壇巨擘，一襲長衫，溫文儒雅，行動瀟灑而飄逸，真像是神仙中人，令人仰慕不已。可惜他們都已經先後謝世了。吳先生則具有多方面的才華，不但會國會議員，也是文藝作家。在國家許多重要慶典或大會中，大家都穿著整齊劃一的西裝或軍服，只有他一個人穿著長衫，固然有不少人欣賞他鶴立雞群，別具一格，但也有不欣賞他的人，說他標新立異，破壞氣氛。他不管別人對他的看法，依舊是一襲長衫，我行我素。記得是一九八四年，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，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，我國因已退出聯合國，選手不能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進場，立場頗為尷尬，身著長衫的他，也應邀前來參觀，當他看到我國選手進場時，突然情不自禁的從座位上站立起來，高呼「中華民國萬歲」！使得現場數萬名各國觀眾感到驚奇，證明他是性情中人，證明他熱愛中華民國。

### 起居作息自律極嚴

吳先生的起居作息，自律極嚴。在立法委員退職以前，他每天早晨四時起身，然後有一套床上運動，院中運動，七時到聯勤外事處信義俱樂部早泳。八時到立法院上班，需要開會時就出席會議，不需要開會時，他就在立法院圖書室審議法案，閱讀報刊，或讀書寫作，晚上六時回家，八時就寢，他數十年來如一日，天天如此，連假日都不例外，除非因公或偶而因病，迫不得已，絕不輕易變更日程，自從立法院退職以後，年事已高，應該可以告老回家頤養天年，想不到又到國立編譯館研究「論語」去了，天天忙碌如故。

在台灣那樣變化多端錯綜複雜的環境中，吳先生身為立法委員，又參加了不少文藝與公益活動，應酬繁忙，不難想像，但他仍能保持他特有的生活方式，實在是一股不合時宜的清流，我想他之所以能夠如此，主要是因為他最為風光的時代，也正是兩位蔣總統執政時的威權時代，那時候他是一位地位崇高不需要再度競選仍可做下去的國會議員，又是一位影響力很大的文藝作家，自然會獲得朝野各界對他的尊敬了。

他因早起、早泳和早睡，已經成了習慣，

如因事必需離開台北市到台灣省較遠縣市或遠走國外無法早泳時，寧願不離開台北市，否則，必需有人在行程中替他安排早泳，他才樂於成行。晚上八時睡覺，對他來說，更為重要，因此，他極少參加晚上應酬，如有人請他參加重要宴會或請他吃喜酒情不可卻時，他禮到人不到，或禮到人也到，向主人打個招呼就走了。我有三個男孩，老大和老三先後結婚時，請他證婚，時間訂於晚上七時舉行婚禮，他規定我婚禮必需準時舉行，禮成以後，他要一瓶啤酒當喜酒喝，但不參加喜宴，以免耽誤睡覺。

### 忙於立法忙於著述

吳先生在擔任四十二年立法委員期間，由於審核法案，以嚴謹認真著稱，博得了「程序專家」、「法案守門人」、「三讀先生」等雅號，因為他對於法案內容及文字的斟酌，連標點符號都要仔細推敲的執著，最是令人印象深刻。有人雖對他這種「錙銖必較」的堅持不以為然，但也因為他的嚴格把關，使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，甚少出現錯誤。相較於同一時期的立法委員，大多已老邁蹣跚，不負責任，成

為行政部門的「橡皮圖章」，甚少發揮立法部門的應有功能。相較於今日部分立法委員，為講求效率，倉卒立法，導致漏洞百出的情形，吳先生的執著，顯得格外重要。

吳先生儘管與立法院有深厚感情，但在民國七十九年，為順應民意，落實國會改革，決定主動退職，並宣布放棄新台幣四百萬元退職金，大義凜然的風骨，正如他在退職當日所言：「義所當行，威脅不懼，義不當行，利誘不去，俯不作人，仰不愧天。」贏得國人的最高敬意。

幾乎與任職立法委員同一時期，他又忙於著述，並兼任中國文摘社社長、中央日報主筆、中國專欄作家協會理事長、大陸問題研究中心董事長、新聞評議委員會委員等職。

他著述的興趣，在於提倡孝悌忠信，復興中華文化，因而編著「三十六孝」、「三十六悌」、「三十六忠」、「三十六信」等書，文圖並茂，煞費苦心。另以「暫還」筆名長期在報紙上撰寫專欄，評論時事，集結成十多冊著作，曾於一九九〇年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榮譽獎章。

從立法院退職以後，他又從事兩件偉

大的文字工程，其一是協助其百齡老師陳立夫先生一生的著作，全集分類出版。其二是邀約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在國立編譯館、孔孟學會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共同支援下，蒐集數十種有關孔子「論語」的論著，以現代觀點，去蕪存菁，另寫成一鉅冊：「國語論語」，現在已由吳先生擔任「總編輯」名義的「國語四書編審委員會」，送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，於民國八十七年（一九九八）三月十六日吳先生公祭之日正式出版，以慰其在天之靈。

### 天天早泳自強不息

包括早泳在內，吳先生喜愛多項運動，但多係自我運動強身，不與別人競爭（例如田徑球類運動，他都不玩），這樣可以控制時間，而仍以早泳是他的最愛。

吳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在台北創立早泳會，他被推選為會長，到他去世時已四十四年，而他個人的泳齡，已超過半世紀。

台北早泳會的游泳地點，起初在台北市林森南路聯勤外事處的游泳池，後來遷到信義路三段的聯勤外事處信義俱樂部的

游泳池，因為信義俱樂部游泳池不大（長十八公尺，寬十二公尺），吳先生也不希望早泳會友太複雜，所以吸收會員甚嚴格，譬如說，凡想參加早泳會的朋友，必需在冬天水冷的季節開始，大家就知難而退了，以至於四十多年來，進進出出的會友，總計起來，不及百人，而每天早晨六時起至九時止，真正來早泳的朋友，平均只三、四十人而已，目前台灣各界知名人士如章孝嚴、程建人、丁懋時、簡又新、蕭天讚、謝深山、蔡友土、黃澤青、王紹培、陸潤康、楊與齡、康寧祥、路國華、潘霏、趙廷俊、彭歌等，都曾經過或現在仍是早泳會的基本會員，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，也曾數度應吳先生邀約來早泳會游泳。

一般泳友來早泳會入水之前，動作不多，即使在冬天水寒，也只是活動活動筋骨，暖暖身而已，郝柏村更不愧軍人本色，見水一躍而下，不作任何暖身運動。

吳先生則不然，不論寒暑，入水之前，全身做很多動作，最特殊的，他喜歡背靠著牆，頭下腳上的倒立幾分鐘，接著又將四肢懸空支撐在椅架與跳板上，做幾次起伏運動，相當精彩，也相當危險，直

到有一天，他不小心摔了下來，摔得血流滿面，泳友們再也不允許他玩這些危險運動了。

早泳會中，有幾位醫師（如王泰隆醫師，現任台北市立忠孝醫院院長、陳福民醫師，現任私立中山紀念醫院董事長），

常常勸告我們，患了感冒，體力較弱，最好不要下水。下雨天可以游泳，但聽到雷聲，應該立即上岸，以免電殛，我們大家都有這種警覺，不敢掉以輕心，只有吳先生，不理會這一套，他認為游水可以治百病，感冒算什麼？下雨打雷怕什麼？電殛那有這樣巧？

在吳先生創立台北早泳會以前，台灣各縣市尚未有類似組織，等到吳先生創立台北早泳會以後，又以「誓還」筆名數度利用報紙專欄鼓吹早泳的好處，各地受其感召，乃紛紛成立類似組織，使得一年四季，天天早泳，已逐漸成爲一般人爭相參加以求強身的一種風尚。

記得是在民國六十年代，我常常利用冬季假日，隨同台北市四季潛水游泳會（地址在台北市東門游泳池），到各地旅「游」，像福隆海濱浴場、石門水庫、德明水庫、烏山頭水庫、日月潭、曾文溪水庫

、高雄西子灣浴場等名勝地區冷泳，真是開心。我現在來洛杉磯僑居已三年，不但自己沒有忘記早泳，也教會了年逾七十的老妻，一同早泳健身，飲水思源，我實在不能不感念吳先生當年對我的鼓勵和引導。

### 笑的運動笑的人生

吳先生另有一項奇怪的習慣，就是在公共場所與人聊天時，忽然哈哈大笑，笑聲不停。有人說他裝瘋賣傻，有神經病，其實，他很正常，只是令人覺得怪誕而已。

他有一套笑的妙論。他說，哈哈大笑，也是一種運動，時常哈哈大笑的人，精神一定愉快，身體一定健康，因此他提倡笑的人生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每天早泳前後，他一看到別的泳友，總喜歡找機會哈哈大笑一翻，別人看見他哈哈大笑也以哈哈大笑相回應，因此，每天早晨，聯勤外事處信義俱樂部的游泳池畔，水聲不斷，笑聲也不斷。那是我們泳友一天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。

古人常常勸勉我們：「靜坐常思己過

，閒談莫論他非。」

我認爲吳先生對此做得相當澈底，台灣近十年來，政黨林立，亂象雜陳，泳友們每當國家或社會中發生重大事故時，總不免各懷己見的批評當政人物，而吳先生除了告誡大家，共產黨口是心非，沒有人性，絕對不可相信外，對於國事的是是非非，個人或黨派之間的恩恩怨怨，總是付之一笑，不予置評。

有人耳語相傳，說他是李登輝總統秘密智囊人物之一，所以李總統對他非常尊敬。我以此悄悄問他，是否實情，他不但以爲忤，又突然哈哈大笑起來，反問我：「你看我像不像呢？」

記得吳先生曾經告訴我北平戒壇寺彌勒殿前有一副對聯：

「開口便笑，笑古，笑今，萬事付之一笑，  
大肚能容，容天，容地，於人何所不容。」

他說他非常欣賞這副對聯的輕鬆，幽默和智慧。

如果大家都能像彌勒佛一樣，「開口便笑」、「大肚能容」，則天下太平，何難之有？（寫於洛杉磯）